

## 承前啟後、繼往開來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傳燈錄》讀後

何建明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及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教授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傳燈錄》的編撰和出版，是星雲大師圓寂後「後星雲時代」的一個歷史性事件，一方面，正如該書〈編輯序〉標題所言「以師心為己心，以師志為己志」，標誌著佛光山的第二代、第三代僧信四眾弟子們不忘師恩，矢志不渝地傳承、弘揚和自覺推展星雲大師所開創的佛光山人間佛教事業；另一方面，也充分展現了「集體創作、集體領導」、「團結分工合作」和「繼承過去，開拓未來」佛光宗風和佛光人精神正在自覺傳承和發揚光大。

### 一、承前啟後——編撰和出版「傳燈錄」的重要意義

按照《佛光大辭典》中對「傳燈」的義釋：「燈能照暗，法系相承，猶如燈火輾轉相傳，喻師資正法永不斷絕，故稱『傳燈』。」在中國佛教歷史上，「傳燈錄」主要流行於禪門，中國有《景德傳燈錄》、《續傳燈錄》等，傳自中國的日本禪佛教也有「傳燈錄」，如《延寶傳燈錄》。《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傳燈錄》，顧名思義是星雲大師開創的佛光山人間佛教教法從開山至今的燈火傳承之紀錄。

歷史上禪門的「傳燈錄」通常包括本法系開山以來的高僧和大



德居士們之傳記、法系、法語、詩偈等。而慈惠長老在該書「序二」〈人間佛教的弘揚是繼承佛陀的本懷〉中說到，該書緣起於「2023年2月，師父圓寂不久，佛光弟子即共同研討，如何從師父四千多萬字的著作中，系統性歸納其思想，使大眾在閱讀時能提綱挈領，深入理解人間佛教的精髓。此即《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傳燈錄》的緣起」，並說：「在佛教發展史上，歷代弟子對佛陀與祖師思想的整理與傳承，以及對佛法生活實踐的堅持，是佛教得以歷久彌新、源遠流長的根本所在。今佛光弟子不揣淺陋，效法先賢大德作法，從師父四千多萬字的著作中彙整，結集成《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傳燈錄》，希望師父這麼好的回歸佛陀本懷的人間佛教不要讓它散失。」

從慈惠長老的上述話語中不難看出，《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傳燈錄》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禪門「傳燈錄」，而是系統性地歸納和總結星雲大師一生探索人間佛教思想與實踐之路，特別是星雲大師到台灣後，不斷探索和引領台灣佛教界自覺適應台灣社會和文化，從傳統形態走向現代形態的思想和實踐歷程，及其在人間佛教的思想建構、制度建設和實踐成就等方面的歷史性貢獻。既然是「佛光弟子」「共同研討」的計畫，當然就反映了這部《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傳燈錄》在星雲大師圓寂後的「後星雲時代」，具有承前啟後的重重大指導性意義。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傳燈錄》分上、中、下三冊，共十章，另有兩個附錄，即〈星雲大師大陸弘法大事記（1987-2019）〉、〈星雲大師大事記（1927-2023）〉，以及〈《星雲大師全集》自序〉和〈《星雲大師全集》簡介〉。全書的結構和章節安排，正如〈編輯序——以師心為己心 以師志為己志〉中所說「2023年，大師圓寂後不久，親近大師七十載的佛光山開山寮特助慈惠法師，邀請長

期深入研究大師思想的上海大學文學院、同時也是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院研究室主任的程恭讓教授，與佛光弟子們共同研討，如何從大師四千多萬字的著作中，系統性地分類、歸納其思想內容，讓大眾在閱讀大師思想時，能夠提綱挈領的理解人間佛教的精髓。經過多次討論，眾人決議以程恭讓教授在其《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研究》中提出的〈星雲大師對人間佛教的十大貢獻〉作為編輯方向與原則，並訂名為《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傳燈錄》，並列舉了程恭讓教授關於星雲大師「十大貢獻」的陳述。

佛光弟子們「眾人決議」對此存在共識，並以此作為編輯方向和原則，很顯然，這也就分別成為了全書從第一到第十章的標題。也正因為如此，程教授的大作〈星雲大師是現代人間佛教的一座燈塔〉就作為總論列在全書的前面。這一方面體現出程教授在星雲大師和佛光山研究方面的成就得到佛光山的高度認可，另一方面反映出佛光山非常尊重和重視學者的成果。這也是星雲大師生前非常重視學者們對人間佛教思想和實踐的學術研究，並在兩岸三地和歐美及東亞等多個國家和地區舉辦系列國際學術研討會的一個總結。

在星雲大師生前就已經啟動的佛光山僧團和教團第二代代表性人物的「口述史」工程，《心定和尚訪談錄：行佛——以師心為己心》、《蕭碧霞師姑訪談錄：跨世紀的追隨——我生命裡的良師》、《慈惠法師訪談錄：星光雲水——隨侍大師七十年》、《慈容法師訪談錄：有容乃大——走進佛光 走向世界》等首批長老大德回憶錄，在 2023 年冬和 2024 年夏相繼出版，既為《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傳燈錄》的編撰和出版提供了重要的基礎，也為《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傳燈錄》提供了強有力且必不可少的輔助讀物，二者相得益彰。

在拜讀《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傳燈錄》過程中，我們不難發現，



該書雖然主要引證了《星雲大師全集》的內容，同時也很注重引用了大量學者和社會各界人士對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和實踐，以及佛光山僧團和教團及其在教育、慈善、文化和共修等多方面重要成就的評價。這說明《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傳燈錄》並不是孤立地從佛光山的立場來認識和評價星雲大師和佛光山，而是力圖從學術和社會的多種立場來重新認識星雲大師和佛光山，從而使《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傳燈錄》具有了多視角的更客觀的寫作立場，有利於增強《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傳燈錄》的大眾性和普及性。

## 二、繼往開來——成立「佛光宗」勢所必行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傳燈錄》第五章的前言中，分別引用了程恭讓教授和我關於佛光山建立佛光宗的觀點，並說：根據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論述，「全體佛教的融攝理念，進行三個維度的闡述：第一、對歷史以來的聲聞乘與菩薩乘傳統，如何進行教義與修行的融和以及對立的消融；第二、對漢傳佛教八大宗派傳統，如何融攝八宗，繼承傳統又發揚諸宗的優勢；第三、對南北傳三系佛教（漢傳、南傳、藏傳）傳統，如何交流合作，異中求同，同中存異共同發揚佛教。」在此基礎上，「依此三大面向首次作嘗試性的梳理歸納，旨在闡述大師對二千年來分歧的佛教，如何因應當代文明以契理契機方式融古匯今，為現代佛教走出一條新生的道路，而那正是星雲大師的新判教觀——人間佛教」，這顯然是積極地為佛光宗的建立進行理論闡釋。不過，書中也有一段這樣的話：

「大師的人間佛教不專研一宗一派、一經一論，大師講演開示時，經常是八宗兼弘，因為不管講到哪一宗哪一派，不論談說哪一部經哪一部論，或是哪一個根本義理思想，總是旁徵博引、相互引

證，信手拈來，不假思索。大師認為，佛法本是一體的。」「所以，大師提倡的『人間佛教』從未分別各宗派之高低，而是直接提出『人間佛教沒有宗派劃分』的融和觀。」

上述大師提倡「人間佛教沒有宗派劃分」這話，在《大師全集》及附錄中都找不到，在整個佛光山網站上也找不到，只有在此出現過一次。如果將人間佛教的宗派觀都理解為與傳統宗派觀一致，即對各宗派有高下之分，那麼如此說也未嘗不可，但是，如果超越過去的宗派判教，則不能說「人間佛教沒有宗派劃分」。最起碼的，證嚴法師開創的慈濟功德會和聖嚴法師開創的法鼓山，都在二十世紀末和二十一世紀初期明確提出了建立慈濟宗和法鼓宗的任務，並在最近二十多年來，分別為慈濟宗和法鼓宗的建立成功地做出了許多理論上、制度上和實踐上的努力，並獲得了教內外（特別是慈濟僧團和教團、法鼓山僧團和教團）和學術界比較普遍的認同和讚賞。而慈濟功德會和法鼓山都是公認的享譽國際的人間佛教道場，弘揚和推展人間佛教也是慈濟證嚴法師所開創和帶領的慈濟僧團和教團、法鼓聖嚴法師所開創和帶領的法鼓山僧團和教團數十年來矢志不移的奮鬥目標。

實際上，正如《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傳燈錄》所說，早在 1978 年「復興中華文化佛學研討會」上，就曾有人提問過星雲大師關於佛光山的宗派問題。大師說：「有人問我是哪一宗的？我出身禪宗，但我是沒有宗派的；如果要說的話，那我是釋迦宗。」大師在這裡回答他「沒有宗派」顯然是接上文「我出身禪宗」而言的，是指中國傳統的八大宗派，而不是說人間佛教沒有宗派劃分。他說「如果要說的話，那我是釋迦宗」，這顯然是超越了傳統宗派觀念，又很明確地標榜以承繼和弘揚佛陀本懷的人間佛教為目標的新宗派觀



念，只是佛光山在當時才開山十年左右，與二十年後、三十年後，乃至今天的佛光山不可同日而語。

正如星雲大師曾經說過，他創辦如今如此規模的佛光山佛教事業，是他早年未曾想過的，「後來有一些年輕人想跟隨我出家，我當時沒有寺廟，不能養育他、教育他，所以我拒絕了。但是，之後情況慢慢改變，逼得我不得不重新考慮，必須要有一個地方辦教育。因此，我發心要為佛教建一座寺廟。建佛光山是為了辦教育，我做了幾年負責人以後，就趕快交出去了」、「開創佛光山以後，不是我熱心推動，而是社會需要，或是大眾鼓勵我，勉強我、逼著我向前走」。<sup>1</sup>這也就是說，他對佛光山的建設和國際化推展，是在不斷「被逼著」的探索實踐中逐漸成熟和發展起來的。雖然他曾自述與生俱來就有「人間佛教的性格」，但他並未說過他很早就有開創佛光山佛教事業的規劃或理想。但是，他對「回歸佛陀本懷」的人間佛教的追求和探索從早年到晚年都是始終如一的。正如慈容法師所說：「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雖然並非受到太虛大師的直接啟發，不過他也不諱言，當時太虛大師提出教制、教理、教產改革，受到僧青年的推崇，大師本身也是一個充滿改革熱忱的青年僧，難得佛教有此大德想要振興佛教，自己跟著崇拜、尊敬，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很自然的事。」<sup>2</sup>因此，《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傳燈錄》說「大師以「釋迦宗」自稱，事實上，就是一個融和的佛教，一個回歸佛陀本懷的佛教」，這是符合歷史事實的。

至於星雲大師是否期待建立佛光宗，這從星雲大師 2013 年在

1. 星雲大師：〈異中求同，同中存異——與單國璽樞機主教對談〉，《星雲大師全集 143·隨堂開示錄 202》（增訂版），高雄：佛光文化，2022 年，頁 276。
2. 慈容法師：〈佛教史上的改革創見大師〉，《普門學報》第七、八期，2002 年。

〈真誠的告白——我最後的囑咐〉中就不難看出，大師說：「假如你們有心，為團結佛光僧信四眾，可以效法過去古德聖賢成立一個宗派；但所謂創宗立派，則是看後代行人的作為，如果後來的人對佛教有所貢獻，又眾望所歸，有個當代佛教的宗派來為佛教撐持，做擎天一柱，這也未嘗不可。」<sup>3</sup>《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傳燈錄》因而也說：「如此，一切順其因緣，待水到渠成，自然成宗立派。」這就明確地承認和肯定星雲大師生前在「最後的囑咐」中，希望由後人在條件成熟時成立佛光宗的願望。

事實上，早 1989 年 5 月 8 日，星雲大師在佛光山東禪樓禮堂向全山大眾講演當年 3-4 月間率領大陸探親參訪團的經驗總結，特別談到佛光宗的問題。他說：

今天在大陸上，不論年老或年輕的一代皆肯定佛光山。佛光山是未來佛教的希望。不僅大陸如此，多年來，許多馬來西亞人來這裡念書，正是認為佛光山是佛教的一道光明，才飄洋至此。現在臺灣的其他寺院均在默默學習佛光山。有人問：「佛光山將來會不會成為一個宗派？」未來的發展是必然的。所謂創新的八大宗派「現代佛光宗」，包括八大宗派的總集大成。也就是說現代的佛教，我們是具有內容、方法與目標，可做為其他寺院學習的榜樣。

1990 年 3 月 21 日，星雲大師在佛光山也發表了題為「佛教的前途在哪裡」的演講，他指出：

有人詬病佛教的宗派分立，致使佛門多歧，不易團結。在

3. 星雲大師：〈四十說·真誠的告白——我最後的囑咐〉，《星雲大師全集 251·貧僧有話要說 2》（增訂版），頁 345。



印度有所謂部派佛教，在中國有所謂大乘八宗，南傳北傳喋喋不休，顯教密教議論不已。其實這些意見爭論，並無關緊要，因為法有多種，路有多條，百花齊放，萬家爭鳴，是極自然的現象。現在時代潮流，也崇尚民主分流，思想信仰不同，只要互相尊重……我們贊成佛教各家發揮所長，為自己所奉獻之宗派，普建叢林，樹立宗風，不必同一條路上擁擠。百川流入大海，同一鹹味，路途雖殊，佛教空間將會更廣大！……佛光山繼太虛大師理想，八宗兼弘，如超越八宗之外，建立另一宗風叢林，亦盛事也。

1992年4月11日，星雲大師在日記中寫道：「佛教宗派多元化發展正可以促使內部的競爭與進步，並無互相妨礙。」1992年5月30日，星雲大師在日記中大量摘錄了美國著名華人歷史學家唐德剛教授在國際佛光會成立大會特刊上發表的〈佛教的今後五百年〉一文，該文特別指出：「為今世佛教開五百年之新運者，『佛光宗』開山之祖，吾友星雲大師外，不作第二人想。」星雲大師對此評價道：「承蒙唐德剛教授的抬舉，前瞻未來，任重道遠，今後我應當更加精進，以不負眾望。」此後，星雲大師直到晚年，也都從未中斷過對開創佛光宗的期許和努力。

那麼，星雲大師在生前為什麼沒有像慈濟證嚴法師和法鼓聖嚴法師那樣公開宣布成立佛光宗呢？對於這個問題，大師生前多次明確表態，他要遵循中國歷史上宗派成立的傳統慣例，將佛光宗的成立交由佛光山的第二代、第三代等後繼者去完成。這充分說明，不是星雲大師不想成立佛光宗，而是他不想打破歷史上宗派成立的慣例，即由宗派創始人自行宣布成立某某宗派。從這個角度而言，星

雲大師多少還是受到傳統宗派觀念的影響。當然，這並不違反他一貫宣導和踐行的佛光山人間佛教要體現傳統與現代相融合的特色。

### 三、結語

綜上所述，佛光山僧團在星雲大師圓寂後不久，為繼承師志，感懷師恩，使佛光山能夠在星雲大師開創的佛光山佛教事業的基礎上繼續前行並發揚光大，即時集思廣益並很快編撰出版《星雲大師人間佛教傳燈錄》，對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理論和實踐進行了全面的總結，無疑具有承前啟後的重要意義。這不僅是必要的，也是非常及時的，體現出「後星雲時代」佛光山僧團和教團能夠自覺履行星雲大師所開創的「集體創作，制度領導，非佛不作，唯法所依」的佛光宗風和佛光人精神傳統。

但是，在「後星雲時代」，佛光山僧團和教團更重要的任務是繼往開來。這其中，完成星雲大師「最後的遺囑」所期待的由佛光山第二代、第三代等成立「佛光宗」的歷史使命，無疑是非常重要的。事實上，與慈濟功德會和法鼓山相比，佛光山在現代人間佛教新宗派的成立上更加成熟，眾所周知的佛光山（三寶山）、佛光人、佛光會、佛光宗風、佛光宗史、佛光教科書、佛光大藏經、佛光清規、佛光淨土、佛光新三寶、佛光學等等，數十年佛光宗的理論建設與實踐成就，都表明佛光山僧團和教團擁有了獨一無二的現代人間佛教宗派特徵。而佛光山長老都已八旬、九旬高齡，第二代很多也年過半百，因此，在法鼓宗、慈濟宗等現代佛教新宗派紛紛成立的浪潮中，建立「佛光宗」已勢所必行。